

第七百二十一面第二行：

【若見眾生染著三界。我為說法。令於生死心無取捨。而得安住方便波羅蜜。】

在一般經論裡面，我們所看到的多半說六波羅蜜，也稱為六度，波羅蜜是梵語，我們中國這是簡略的把它翻作度，六度。在《華嚴經》裡面多半都是用十來表法，其實十與六意思都是相通的，都是代表圓滿。我們中國人常說六合（四方上下）就講圓滿了，所以這個六是表法；十，除了四方上下再加上四維。由此可知，十與六的意思只有開合不同，意思都是圓滿的。由此可知，佛經裡面有些數字的确是數目，有些數字它不是數目，它是代表一個意思在裡面，這個十波羅蜜也是如此。講六度，這個般若裡面就是權實二智都包括在裡面，所謂是根本智與後得智。如果講十波羅蜜，第六般若波羅蜜是講的實智，就是根本智，後面這四種是講的權智。換句話說，後面這四種波羅蜜都是從般若波羅蜜裡面分出來的，也就是般若波羅蜜的作用，它起用。在作用裡面分為四大類，這個四大類就是今天我們讀到的方便、願、力、智，都是般若波羅蜜的作用。

今天這句經文，你看權智都是利他的，實智是自利的，偏重在自利。雖然說利他，目的還是自利。可是權智則不然了，純粹是利他，自利還是為了利他。經文一開端給我們說，『若見眾生染著三界』，就是對於三界裡面的因與果都起了貪著，欲界裡面所說五欲六塵，貪戀這些。色界、無色界裡面貪戀禪定，禪定是一種高級的享受，經中常常講到禪悅為食。世間人沒有得到禪定，不曉得禪定的滋味，得到禪定的人他捨不得離開禪定，他認為那個享受太好了

、太妙了，禪定有樂。如果禪是個苦事情，是一個苦的感受，誰願意修學它？他那種享受、那種之快樂，比世間人享受五欲六塵的快樂，不知道要多多少倍，也顯得真實。由此可知，修成了四禪八定，能夠生到色界天、無色界天，他不能出三界，原因在哪裡？就是因為染著，他要不染著就超越了。為什麼一染著就不能超越？諸位要想想，這一染著是誰染著？我染著，換句話說，他增長我執，超越三界最起碼的條件就是破我執。你們曉得這個重要了。見思煩惱是依我執而起的，見思是以我執為根本（就是煩惱障），所知障是以法執為根本。阿羅漢他破了我執未破法執，所以他那個定就叫九次第定，超越了，超越四禪八定，出了三界，出了輪迴，不能見性，因為見性的起碼條件是要破法執，他法執沒破。佛法千經萬論、無量法門都離不開這個原理原則。

所以古德給我們說真實話，無論你修哪一個法門，你要靠自力斷煩惱、破二障不容易，的確不是我們一個人一生能夠辦得到的，這才說到淨土念佛法門的要緊，才說出帶業往生。這個法門不要斷惑，能成就，這個便宜就佔大了。這個所謂說「門餘大道」，這個門就是講八萬四千法門、無量法門，統統沒有，統統是要斷惑證真，只有這一個法門不要斷惑；跟諸位說不是說不斷惑，是暫時可以不斷惑，到西方極樂世界再斷惑，是這麼一樁事情。所以這個法門的殊勝，殊勝在哪裡？殊勝在凡聖同居土。因為方便土以上，那跟一般法門沒有兩樣，方便有餘土要斷見思煩惱，實報莊嚴土要破無明，那跟通途沒有兩樣，不一樣的就是凡聖同居土，所以萬修萬人去。這一個法門正如同歷代祖師所說，是如來徹底悲心，換句話就是究竟的大慈大悲，真正是普度一切眾生，除這個法門之外，其他法門沒法子普度，只能夠叫眾生種善根，不能叫眾生一生成佛，能叫眾生一生成佛的只有這個法門。這是我們一定要能深深去體認，

我們這一生就不會差錯了，這一生當中決定就有成就。

「染著三界」，既然是一切眾生普遍的現象，哪一個不染著？不修行的人染著，學佛的人還是染著，我們看看菩薩為這些人說什麼法？此地都是綱領、都是原則。『我為說法，令於生死心無取捨』，這一句話、這一個題目就點醒了我們。染著三界是生死心，於三界六道這些取捨總是麻煩，這個取捨是不究竟。如果取欲界的享受，貪圖世間的富貴，不能離開欲界。這一樁事情，在我們佛門裡面，歷代都有許許多多的例子，無論是宗門教下，看到這個世間大富大貴，心裡面動了心、起了念頭，把這一生的修學換取來一生的富貴。其實這個世間大富大貴的人，他們在前生何嘗不是大修行人？他要不是大修行人，怎麼能有這個大富大貴？一念錯誤，連欲界都出不了。稍微聰明一點的人，他取天上的富貴，捨人間的富貴，這裡頭就有取捨了。更聰明一點的人，取色界的受用，捨離欲界。總而言之，這都不究竟。佛教給我們，我們一定要認識，要認清楚，這個娑婆世界太苦了，縱然生到非想非非想天，天福享盡還是要墮落。墮落的時間比在天上的時間還要長，不要想到非想非非想天壽命八萬大劫，那個地獄的壽命不曉得多少個八萬大劫，沒有法子逃掉。所以佛勸我們捨要捨娑婆，取西方極樂世界，這個取捨就是捨生死，取不生不死，取永生。天上並非真正的永生，真正永生在西方極樂世界。

佛跟我們說這一類的法門，『而得安住方便波羅蜜』，「方便」的意思就是隨緣，古人所謂的隨緣度日，不造新殃，不再造罪業了。如果我們生活這個環境是順境，就隨順境之緣，隨緣怎麼樣？不貪著；如果生活在逆境裡面就隨逆境之緣，順逆都自在。順境裡面不貪，逆境也不捨，也不要求離，一心一意老實念佛，我求生西方，苦，苦無所謂，苦不了幾年就要到西方去了。凡夫在逆境裡頭

想盡方法去改善他的生活，學佛人不如是，有的時候苦一點還好，所以他心清淨，這叫「安住方便」。順境裡面不貪著，逆境裡頭也不必捨離，處在順境裡頭，我要去修苦行，那不叫多事嗎？處在逆境裡，我怎麼樣找個好環境來修行，也是多事，把這個心放下，老實念佛就好。所以要學隨緣，不學攀緣。我這個環境很舒服，我要找個苦地方來修行，這已經起心動念了，已經是攀緣。看到人家苦行很羨慕，要去修苦行去，你不就是攀緣了嗎？攀緣就不自然，一切都隨順，什麼都好，心才清淨。什麼境界裡頭都不動心，像《金剛經》所說的，只要你真正做到「不取於相，如如不動」，哪個地方不是道場？這叫「方便波羅蜜」。

【若見眾生志意下劣。我為說法。令其圓滿佛菩提願。】

願波羅蜜。這個也是真的不是假的，我們不要去看別人，想想自己，自己有多大個志氣，哪一個人一發心就是我要發心作佛，有幾個人發這種心的？你為什麼要學佛，有幾個人很肯定的一個答案，「我要成佛」，很少看到。我為什麼學佛？聽說西方極樂世界不錯，我想到那裡去往生。你想怎麼個品位？下品下生我就夠了。這個就是志太劣了。我念佛，功夫成片就好了，一心不亂恐怕我做不到。還沒有去幹，先就說做不到，那你當然做不到。我們在過去佛門這些語錄裡面，真的，我們只看到《六祖壇經》，六祖大師那個口氣真嚇人。他到黃梅，五祖問他：你來幹什麼？我來作佛。他來作佛的，真是如此。我們要發大願，要發願作佛。所以天天念的四弘誓願，「佛道無上誓願成」，嘴巴裡頭這麼說，你的心裡從來沒有敢動個念頭，「我要作佛」，沒動這個念頭。只動個念頭，我煩惱很多，希望少一點就好了；還沒有發心，發斷煩惱的意念。意念非常重要！你沒有這個意念，你怎麼會有成就？連世間法都說「有志竟成」，你現在沒有志。佛門裡講的願就是世間法講的志，人要

不立志一事無成，堅固的志願沒有不成就的，這是多麼重要。

這一願實在講就是要勉勵一切眾生，捨『下劣』想，要鼓起自己的志氣，佛也是人度的，我也是人，我為什麼不能作佛？應該要見賢思齊，學佛的同修家裡供的佛像，天天見到佛像他也是凡夫修成的，我為什麼不能修成？他能成我也能成，你要有這個意念，諸佛就歡喜了。你有這樣的意念，這叫什麼？這叫你根成熟了，你的善根成熟了。善根成熟的人，這一生就得度。我們既然在這一生當中能聞到正法，能修正行，足見那是多生多劫的善根、福德、因緣，決定不少，可以說是多善根、多福德、多因緣。雖然是多，可是怎麼樣？沒成熟。怎麼曉得沒成熟？第一個是成熟的意念沒有，沒這個意念。你念佛為什麼對於西方極樂世界依然是渺茫，對於往生一點把握都沒有，為什麼？為什麼有些人那麼有把握，那麼有信心？第一個他有個堅強的意念，第二他如法，如理如法，第三個才是感應。如果沒有這個意願，不如理、不如法，縱有感應也不能往生。

現在世間人顛倒，顛倒在哪裡？一味求感應、求神通，迷在這個裡面，正事、正理、正行疏忽掉了，他不重視這個，不曉得自己意念大、弘願不可思議，他把這個忘掉，心外求法，那就是外道。佛門裡面講外道，並不是說佛教之外其他的宗教叫外道，不是指這個；佛教外道這個意思，心外求法，那就叫外道。這個我們一般叫門裡外，佛門裡面的外道。佛門裡外道並不指別人，可能就是自己，自己不明理，心外求法，自己就是個大外道，還說別人外道，這不叫迷惑顛倒嗎？所以菩薩為他說法，『令其圓滿佛菩提願』，如來果地上究竟圓滿的大願。再看底下這一句：

【若見眾生但求自利。我為說法。令其發起平等利益諸眾生願。  
。】

這是末後這四願裡面，願波羅蜜說了兩句，前面一句是上求佛道的大願，這一句是下化眾生的大願。上求與下化是相輔相成的，不能夠偏在一邊，偏在一邊沒法子成就，好像鳥兩個翅膀一樣，少了一個，那一邊雖然完整不缺也飛不起來。因此沒有一尊菩薩不是上求下化，一面上求，一面下化。尤其是佛門它這個教學制度之美好、美善，可以說世間任何的教育都比不上。諸位曉得佛門有夏安居，夏天有三個月的安居，夏安居的意義非常的深遠，特別是對菩薩。我們在經上常常看到一千二百五十人，那是比丘眾，是佛的常隨眾，換句話是在學沒畢業的學生，是在學的，不能離開老師的。菩薩眾是已經畢了業的，離開老師的，他們平時一年有九個月都是在一個地方教化眾生，他個人有個人的道場，各有各的徒眾，教化一方，代佛弘法。每年要回來三個月，親近釋迦牟尼佛，親近老師，上求。上求下化，每一年要跟佛在一起住三個月，所以這三個月十方諸菩薩統統要聚集，回到佛的身旁，聽佛說法。換句話說，年年都要舉辦這些師資的進修教育，你看它這個制度多好，他自己也要增長，才能教化眾生，從來沒有休息過的。所以夏安居意義在此地。很可惜的，你看我們現在國家的教育，沒有把寒暑假來舉辦老師的進修教育，進修這樣我們老師師資才能夠年年向上提升，才是國家最優秀的老師，最優秀的師資教的學生當然好。而我們看一般教育，寒暑假老師沒事情做，這個是最好進修的時候。所以佛門懂得這個道理，夏安居就是夏天，等於放暑假了，老師並不休息，利益這個機會進修。這是說明上求跟下化要並重，這一條著重在下化。

『若見眾生但求自利』，「但求自利」就是學佛是屬於小乘，不是大乘。菩薩一定要勸他，要為他說法，叫他發起平等利益諸眾生的大願，就是「眾生無邊誓願度」。前面一願是「佛道無上誓願

成」，這一條是「眾生無邊誓願度」，要以清淨心、平等心去利益一切眾生。要利益那個眾生到什麼樣的程度？菩薩的心沒有止境，那得看那個眾生的心了，那個眾生說我只要得一點人天福報就好了，那菩薩只好跟他講五戒十善，叫他得人天福報；跟他說別的，他聽不進去，他沒有這個願，這就是隨機說法。那個眾生要成佛，菩薩決定幫助他成佛；那個眾生說我證個阿羅漢就滿足了，那你就得幫助他證阿羅漢；那個眾生說我生天就行了，你就得幫助他生天。能滿一切眾生的願，不是菩薩的心不平等，是眾生每個人的願望不平等，他的意念不相同，要曉得這麼個道理。諸佛菩薩教化眾生，都離不開這個原則。我們學佛對一切眾生也離不開這個原則，不要勉強去做，這個眾生不想成佛，偏偏要幫助他成佛，你是白費力氣。

古德常說：「應機施教」。佛的經叫契經，「上契諸佛所證之理，下契眾生可度之機」。所以佛法不契機叫閒言語，閒言語拿現代的話講叫廢話，他的願望只想生天，你要跟他講出三界，跟他講菩薩法，跟他講成佛之道都是廢話，為什麼？他沒聽進去，他沒有那個願。如果說的法不契理，那叫魔說。所以說法要本著這兩個原則，要契機、要契理，著重他現前的願望幫助他，他就很快樂，很喜歡接受的。因此佛法才有許許多多的法門，才有許許多多的宗派，許許多多的菩薩示現為祖師，接引那些不同根性的人，就是這麼個道理。喜歡成佛的有那麼一個道場，專門幫助你成佛的。喜歡作菩薩的，有一個道場幫助你作菩薩的。喜歡修人天福報的，有個道場是專門教你修人天福報的。宗派法門有那麼多就是這麼來的，好像一個學校裡面有許許多多不同的科系，接引那些志趣不同的眾生。在佛法來講統統是平等的，在眾生來講不平等，從法門示現上來講不平等，但是在佛的用心、教學上來講平等的，絕對是平等的。

好像天上下雨，雨水落在地下，平等的，大樹它吸收的水分多，小草吸收得少，你不能說老天爺下雨不平等，為什麼它吸收那麼多水分，這吸收這麼一點，根性不相同。佛菩薩的教化是平等的，小根性就教他小法，大根性就教他大法，這才叫大慈大悲，這才叫真正有智慧。小根性教他大法，他受不了；大根性教他小法，他不滿足，那就錯了，那就不慈悲。

【若見眾生志樂微弱。我為說法。令得菩薩力波羅蜜。】

這一條與這個願有不能分離的關係。有的人是發願，我雖然有願，我沒有能力，力不從心。其實，這也是一個錯誤的觀念。古人常常勉勵初學的人說：「人一能之己百之，人十能之己千之」，沒有不成就的。固然有天分很高的，聞一知十，那種人畢竟不是多數，多數都是中等以下的人，必得是困而知之，要力學。在近代，諸位要曉得，曾國藩就是一個例子，曾國藩天賦不高，是個中等之人，他之能夠成就就是力學、苦學，這個人是我們的模範，是我們一個典型。

從前學東西真苦，現代人要真正有過去苦學的那種精神、那個毅力，我們在機會上、在方法上，比從前人要不曉得佔多少便宜。第一個，你說書本，在從前找不到，印刷術不發達，書本的價錢非常的貴，家裡藏幾本書那是奢侈品，中等以下的人家誰能買得起書。我們不要講滿清那個時候，那個時候的情形我們不曉得，民國二十幾年這時我已經能夠記得一點了。民國二十幾年的時候，一部《辭源》，那個時候要賣大洋五塊。五塊大洋四口之家一個月的生活，誰能買得起？買商務印書館的《辭源》，四口之家一個月不要吃飯。在那個時候我能記事了，我們吃個早點，燒餅、油條，上學吃個早點，一個銅板。一毛錢三十個銅板，一塊錢三百個銅板，你們想想看，五塊大洋買一本書。所以家裡放著一部《辭源》，那很有



錢的家庭，書香門第，那富貴之家，不是普通人家能買得起書的。那是民國的時候，已經有鉛字活字排版了，滿清那個時代還是木刻版，那個價錢更高了。

所以一般念書的人家抄寫，到哪裡抄寫？諸位要曉得，所以佛教對我們中國教育有非常大的貢獻，寺院就兼辦了學校（就有圖書館），不但佛法這些經典有收藏（藏經樓），世間的十三經、諸子百家的統統都有，寺廟裡面都有，所以一般那些窮秀才念書到哪念書？到寺廟來念書。所以中國自古以來幾乎沒有一個念書人不懂佛法，為什麼？他都住過寺廟。你們在《古文觀止》裡面看到范仲淹，這是宋朝有名的宰相，他念書就在寺廟裡念的。這個人了不起，他在寺院裡念書，以後做了宰相，出將入相，官居一品。廟裡頭向他化緣，廟年久失修，要翻修，就找到他，你從前在我們廟裡頭念這麼多年書，現在你做這麼大的官，請他幫幫忙。他非常慷慨，一寫就是黃金白銀幾百、幾千兩，果然是宰相。結果寫了之後他老人家又不拿錢，人家問他錢在哪裡？他就告訴他：廟後面有棵樹，樹底下埋著有很多金銀。人家到那去一挖，果然不錯。他怎麼知道？他在廟裡念書時候發現的，發現之後他又用土給它埋起來了。廉潔，窮得沒飯吃，他看到這麼多金銀財寶，他不動心，真是不得了！這個都是普通人做不到的。他能夠做到宰相不偶然，如果那個時候他把這些金銀財寶偷偷的運回家去，大概他也沒宰相做。可見得一個人確確實實他是有命運，確實有命運。

范仲淹一生可以說是富貴雙全，但是他了不起，你看我們印光大師讚歎，中國歷史上只有兩個人是他老人家最佩服的，一個是孔老夫子，這沒有話說，一個就是范仲淹，孔子以後第二人，他做那麼大的官，那麼樣的富足，他自己家裡每一天還是過得很清苦，粗茶淡飯。這些錢財到哪裡去？都是貢獻給社會，救濟這些貧苦的人

，依靠他生活的三百多口，他要照顧那麼多人，社會上有好的子弟、念不起書的，他都收集起來教育他、培養他，死的時候連棺材都買不起。他死的時候，他的兒子也不得了，一個兒子是宰相（等於現在行政院長），一個兒子是御史大夫（等於現在監察院長），做這麼大的官，沒有錢給父親買棺材，錢到哪去？統統做了社會慈善事業，這是他的家風。一直到清朝末年，他的家道不衰，代代出人才，代代廉潔，都是好官，在我們中國歷史上找這樣的人不容易找到，子子孫孫能夠繼承家風真是不得了。在佛門講真正是菩薩，起心動念他不想自己，他想別人，自己年輕的時候過那麼苦的日子，看到別人苦就想到當年自己苦。自己有能力還是幫助別人，絕沒有改善自己的生活，有力量都幫助人，力量小幫助得少，力量大幫助得多，他死了之後把他自己房子捐出來做寺廟。

所以人要立志、要發心，不怕苦、不怕難，「天下無難事，只怕有心人」，有心就不難了。我們今天得到這個經書太容易了，珍貴的版本也容易得到，借一本影印一下馬上就成功了，你看這個多方便。影印機沒發明之前還不行，圖書館雖然很多，沒有單行本流通的，《藏經》裡頭那你也只有抄；現在不必要，拿去影印馬上就拿到。我們現在人要不努力，怎麼能對得起古人？怎麼能對得起當年在燈下抄寫的那些人？那個燈沒有我們現在燈這麼亮，點的是油燈，一根燈槽，一支蠟燭光就是那麼樣一個燈，他都能夠孜孜不倦，我們今天是生活在這個科學昌明的時代，確實對不起祖先。以前聽講，聽老師講，尤其那個根性鈍的，聽一遍記不住，這裡聽了那裡忘掉了，怎麼辦？只好求助於同學，再讓那些程度高的同學幫忙。現在不要了，現在錄音機、錄音帶方便了，自己記性不好，這個機器很便宜，價廉物美，當時錄下來可以反覆再聽，聽十遍、二十遍、一百遍、二百遍沒有限制的，這是從前人連作夢都想不到。我

們有這樣好的工具，要是學不出來，那古人真正是要笑話你，朽木不可雕也。真是朽木不可雕了。

這樣修學過程我都經歷過，確確實實有真發心學的，記不住的，他不是不用心聽，他聽前面不曉得後面，聽後面前頭又忘掉了，苦！實實在在是苦。我們同學當中就有不少這樣的同學，我在下了課也幫助了不少同學。我從小念書記憶力是很好的，大概一遍能記得住，就是一般的課本，我是一遍就能背誦，課文長的也不會超過三遍。所以在學校裡，那是從前那個私塾，那我就有大成就了，老師督促的嚴，決定成就。很不幸的到我這個年齡改成學校了，學校老師教學跟私塾就不一樣了，換句話說，他不那麼嚴格的督促，只要考試分數及格就行了，那我們就可以騙老師了。所以在學校念書，哪念書？不過我是很認真聽講，為什麼？我要求及格，及格就可以了，對老師也交代了，對家裡也交代了。對父母，我年年都升級；對老師，我及格了，你們所要求的標準我都達到了，剩下的時間，那我可痛痛快快去玩去了，所以不念書。念書的時候，考試前十分鐘才看書，看了馬上就應付考試，決定有效。而且考試還算分數，算到六十分就交卷，為什麼？怕耽誤玩。我念書是這麼念的。

所以我的讀書時代真是最快樂的時代，不像現在學生念書好苦，我念書念得好快樂。我從小學三年級就聽平劇，每天晚上到戲院去聽戲，白天看小說。能看得懂，個子小那個戲院也不要買票的，免費可以進去的，天天玩。如果是私塾老師那就很認真督促你，所以我看的東西多，提起來我樣樣都懂得，沒有一樣是精通的，時間都浪費掉了，實在是可惜。學佛以後，對佛法上，那是稍稍下了一點功夫，幫助許許多多程度比較差一點同學，我們幫助他。現在有這些科學的工具，不需要幫助了，所以現在人如果學不成功，那實在講連機器人都不如，機器人不是個活人。所以我們要有信心，決

定成就。現代的教學比從前要方便太多了，得力於科學的工具，我們要善用這些工具，幫助我們學習。

所以一定要有恆心、有耐心、有決心，沒有不成就的。誰具足了這幾種心，那個人就成就了。最怕的是你自己不相信自己，那就沒法子。這個事情也要鼓勵，也要把這個心激發起來，菩薩就做這個事情，你沒有信心，覺得自己沒這個力量，沒有能力。我上台來講經，就是被李老師激發的。我跟方東美先生那個時代，才曉得佛法的好處，發心學佛。但是沒有敢發心學講經，這個不是我力量能做得到的，沒這個信心。聽聽法師講經，羨慕得五體投地，沒有話說。我到台中去的時候，剛剛好碰到台中李老師開班教講經，當時參加這個班的學生有二十多個人，李老師要我去看看，我也就隨喜去看了一下。這一看，這個心馬上就發了。怎麼發起來的？那一批同學裡面，年歲大的是林看治同學，那個時候她六十歲，六十歲都能學了，我們那時候才只三十二、三歲，她比我母親年齡都大，那麼大的年歲都學，我們不學都慚愧。再看看程度，十之七八是國民學校的程度（國小的程度），我雖然自己程度也不怎麼高明，比他們強多了。他們聽老師講一遍，得前遺後，我聽老師講能記到一個大概。所以看到這個樣子，頭一天去一看，信心就具足了，正是此地所講的『若見眾生志樂微弱，我為說法，令得菩薩力波羅蜜』。李老師要不是那麼樣一個場面給我看了一下的時候，我這個心發不起來，沒有敢想將來要到台上去講經，沒敢想。這一看，心就發出來了，他的方法實在是高明。

如果我們台灣每一個佛學院都採取他那個方法，今天我們這個弘法人才不知道要出幾多！他是什麼方法？是最笨的方法，私塾的教學法，各別教學。因為這個學生程度不齊，有小學畢業的，有中學畢業的，也有大學畢業的，年齡有二十幾歲到六十歲的，怎麼個

教法？他老人家有方法，個別教授，應機施教，你程度高的，教你深一點東西、教你長一點東西；程度淺的，教你淺一點的、教你短一點的東西。所以每個人都學得很自在，都學成功了，個個人都是得的法喜充滿。我在他那裡得到這個經驗。

所以以後佛光山剛剛創辦的時候，辦東方佛教學院，星雲法師找我去做教務主任，我就打算把李老師這個方法搬過去。結果星雲法師他不同意，他說那個方法有效固然是有效，好像不適合時代。我們這個時代要像一般大學學院，要排上課程、定上功課，大家在一起請老師來教學。我說這個教學難，太難了，因為佛學院的學生也是年齡相差懸殊很大，程度都不整齊，一個班裡有小學沒畢業的，也有高中、大學畢業的。我說這個班上的老師是全世界一等一的老師，一般老師教不了的，從幼稚園到大學，有哪個老師有這個本事。幼稚園跟大學生統統在一堂上課，都能夠教得個個都能得利益，都能夠法喜充滿，這不是世界第一等一的法師嗎？難！太難太難了。

所以要曉得佛法跟世間法不一樣，所以佛法修學教學的方法跟世間法也不一樣，世間有一些科學的方法拿到佛法來不適用，得不到效果。所以我有一次，那一次日常法師也在，我陪演培法師他們有一大堆人到烏來去遊覽，邀我作客，我陪他老人家，我們在一起聊天就談到這個問題。演公就說，他說你看看現前幾個講經的法師，哪一個是佛學院出來的？我們確實看都不是的，都不是佛學院出來的，都是講小座出身的，個別指導的。我們在遊覽車上，他一句話提醒，想想確實如此，他自己也是講小座出身的。他也是得力於大善知識，他做小沙彌的時候，在觀宗寺親近諦閑法師，他的根底是諦閑法師替他培的，以後是跟太虛法師，他的基礎是諦閑老法師給他奠定的。

所以我在此地，有一些同學們我是勸你們發心出來講經，這是無量無邊的功德。學講，一門深入，一樣東西沒有學會，絕不涉獵第二樣。台中李老師那時候教我們，就是這麼一個原則，你這一部經沒有學會，不要學第二部。什麼叫學會？到講台上把這部經從頭到尾講完了，這叫學會。不是在台下學會的，那都不算數的。他的學會是要上講台，講給大家聽，才算學會。其實這個標準並不算很高，這是台中他老人家教學生的標準。你要不發心出來上台講經，就不准參加這個班。你到課堂上去聽好了，何必參加這個班？所以在這個班上，統統是發心講經的。這個班上教學是有打有罵，所以學生往往被老師罵得痛哭流涕。因此這個班就是關門教學，不能讓外頭人看，為什麼？難為情。年歲，你看看多半都是中年人，二十幾歲的，那時年輕的很少，不多，我在那裡都算年輕的，差不多年齡都比我大，那被老師打、被老師罵多難為情。所以外頭人守衛的，不准人靠近，這是打罵的教學，見不得人的教學，可是這種教學是把個個學生都教成了。

所以一定要發大心，尤其是你們自己覺得我程度也不夠，這樣也不行，那樣也不行，你只要一發心出來講得不錯了，大家他你看沒什麼了不起，我比他強多了，他行我還不行嗎？你要曉得，你這一下真是拋磚引玉，你能夠激發多少人的道心，你這個功德就不得了；你把那些人統統道心都激發，我從此以後不講了，你的功德都無量無邊。怎麼樣度眾生，怎麼樣激發這個道心？這是方法，我就是這樣被李老師激發出來的，要不然我不敢上台講經。確確實實無量無邊的功德，「令得菩薩菩薩力波羅蜜」。

【若見眾生愚痴黑闇。我為說法。令得如來究竟清淨智波羅蜜。  
。】

這一條純粹講的權智，可是這個要因緣。佛法裡常說「佛不度

無緣之人」，不是不度，是沒法子度，他不肯接受，有什麼法子？尤其是在我們現代這個時代，法弱魔強。《楞嚴經》裡面所講的就是我們現前的社會，「邪師說法，如恆河沙」。眾生愚痴、迷惑、顛倒，邪說為正，正說為邪，是非顛倒，這叫愚痴。這些人可憐！那我們想，佛菩薩為什麼不來度他？佛菩薩來了沒用處，他不相信，他不接受。換句話說，他聽騙，你跟他說正法他不相信，這就是與佛無緣，佛菩薩來了沒法子度他。佛菩薩來了不但不能度他，而且叫他造更重的罪業，他要毀謗，他不信他要毀謗，他信了邪法，先入為主。這是善根福德淺薄。

什麼人叫有緣？佛跟他講正法他能夠相信，他不毀謗，這就是得度的機緣。所以第一個就是他不毀謗，他要毀謗不行，這個時節因緣沒成熟，他雖然在外道裡面，在邪法裡頭讓他去受一些苦，等他的苦吃多了，他想回頭了，才能跟他說正法。可是諸位要曉得，在這個時代，正法成就的人確實不多。所以，這個學佛的形象非常重要。末法時期形象破壞了，大家一看到學佛出家的，一看到這個，就搖頭嘆氣。他不恭敬、不讚歎，他搖頭嘆氣。問他為什麼嘆氣？好好的人何必要消極到這個程度，為什麼要去走這個路？好像在各行各業裡，這是最下流的職業。這是什麼？佛法形象被人破壞了，社會普遍給人家落了這個形象。再看到出家人一個個都是瘦瘦的，顯得臉上帶著可憐，那種是痛苦的樣子。你看學佛，都成這個樣子，這佛怎麼能學？說我們學佛迷信、消極、悲觀，不合乎時代了。那我們佛門是不是這個現象？也不可否認，確確實實有這個現象。

世間人他不懂這裡頭的因緣，不明瞭這個事實的真相，我們今天這種形象被破壞是為什麼原因？佛法本來面目是什麼？他不曉得，所以我們急需要的要恢復佛教本來面目。四眾弟子都有責任，出

家像個出家人，在家像個在家人，在佛法裡得到殊勝功德利益，一個個都法喜充滿。那些人問你，我們生活這麼痛苦，你為什麼那麼快樂？他這一問，他的機緣就成熟了，你就可以告訴他我學佛才快樂。尤其是你並不怎麼富有，在這個社會上也並沒有什麼很高的地位，你為什麼這麼快樂？一句話就是「我學佛得來的」，那他就會跟你請教，佛法什麼是好處，你就可以給他開導，就可以度他了。我們學佛自己也覺得很痛苦，「算了，我苦不要問他，他比我還苦，問他幹什麼？」所以諸位要曉得形象能度眾生。

我在國外弘法法緣殊勝，如果我一天到晚也在那苦苦的，那人家還來嗎？不來了，他們都個個人看我，看你很快樂。我說：是，是很快樂，沒錯，身心自在，怎麼不快樂？你怎麼那麼快樂的？學佛來的，他就來了，都來了。所以說第一個就給人一個不同的印象，覺得法喜充滿，就叫人感覺得：他生活得非常幸福、非常圓滿。不但連那些中國人有這個感覺，有些外國人看到我他也有感覺，他說不出來，透過翻譯，「他好像覺得這個生活很快樂」，他都有這個感覺。所以四眾同修都要在佛法裡得到真正的利益、真實的利益，要斷煩惱，要把這個世間一切的境緣（境就是物質環境，緣是人事環境）要看淡，不要太認真，太認真就苦了。

所以智慧，我們《彌陀經》裡面講的，福慧雙修。我跟大家說，福是放得下，慧是看得破，樣樣都能看得破，你就充滿了智慧；樣樣都能放得下，就得大福報。福報不是佔有，福報是捨棄，你把一切都放下了，結果你所得到的就是圓圓滿滿，一切都得到；一樣放不下，你所得到的就那一樣，一定要明白這個道理。世間人愚痴，執著已經得到的，據為己有，他不曉得萬法皆空，他不曉得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，你能得到什麼？你一樣都得不到。你自以為得到，那是愚痴，那是你的幻想，不是事實。



所以真正的福德是放下，真正的聰明智慧是看破，你就得大自在了。你的福慧，拿世間人來講，你的福慧只有增長，絕不會有缺乏。我當年學佛第一天見章嘉大師，他老人家就傳授我這個法門，叫我看破、放下。我能夠真正依教奉行，得力於朱鏡宙老居士送我一本《了凡四訓》。我看了一下就說：這個世間這些名聞利養，原來都是前生定的。一飲一啄莫非前定，那還求個什麼？不要求了。我統統都不要了，命裡有的還是有，並不是說你丟掉了，命裡就沒有了，不會，這丟掉那又來了，命裡有；命裡沒有的，想求也求不到，這個道理明白之後才放下。身上一分錢沒有不會想到明天沒飯吃，為什麼？明天我不該餓死，到時候自然有飯吃。如果命裡該餓死的，明天有人送好多菜飯來也不行，為什麼？沒那個福分。所以我這個因緣都非常的殊勝。章嘉大師給我種的這個因，朱鏡宙老居士送這個《了凡四訓》做助緣，我就真相信了。對於這個生活，一般人對生活是最憂慮的，我是毫無憂慮，也不會在生活上去計較、去打算我應該怎麼樣，沒有這個念頭，一直到現在都沒這個念頭。這麼多年來也真的證實了，不缺乏，什麼都不缺乏，走到哪個地方都自在。今年到美國弘法，去了將近兩個月，我只用了九塊錢。要錢幹什麼？不需要，那個九塊錢還是我一定要花的，我就告訴他們，要什麼他都給我預備好了，我說：讓我試試看，買買東西看看，沒買過，稀奇，這樣才去買了一點東西，算了個帳九塊錢，花了九塊錢，十塊錢找了一塊，真的得大自在。

所以一般人不曉得放下、看破的殊勝功德利益，愚痴。所以《了凡四訓》要多讀，讀了之後，才是真正佛法裡講的深信因果，你的智慧開了，智慧開的人才會深信因果。對因果不能深信，還是愚痴，智慧沒開。至於怎樣修因知果，那要靠佛法，如果像世間人，那就可以依照功過格、依照《感應篇》來修學，可以改造命運，自

求多福，決定能做得到的。佛法則依三學三慧，淨土依信願行三資糧，得大圓滿、得大自在，十波羅蜜。這是問的菩薩做什麼事業，菩薩修十波羅蜜，自己修，勸別人修，以種種善巧方便勸別人修十波羅蜜。

到這個地方成一段。今天時間到了，就講到此地。